

孙子研究文稿

(内部材料)

赵 金 炎

山东省广饶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印

二〇〇三年九月

孙子研究文稿

(内部材料)

赵 金 炎

山东省广饶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印

二〇〇三年九月

付印说明

《孙武故里史料集成》一书出版后,出人意料之外地收到许多读者和同仁的来信或电话,有的竟为此召开座谈会,还有的在报刊上发表书评,以表达其对孙子研究的关注和支持,并希望我把多年的研究心得写出来以资参考。在此,我谨向读者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歉意!

必须说明,虽然我对孙子研究已 35 载,但也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由于自己水平所限,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献给大家。等以后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为了不辜负同仁们的期望,兹将近 15 年的研究、论证和学术交流之多数未发表的 18 篇拙文和信札,略加修订,辑成一册(暂名《孙子研究文稿》),作为内部材料印行,以飨同仁并为其主管领导同志提供參考。

很抱歉,此书多次牵扯军科院以及其他的某些同志。既然彼此之间早有笔墨之交,此时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尊重历史。愿借此机会,进一步征求同仁们的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以共同把孙子研究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推向前进。

赵金炎

二〇〇三年九月五日

孙子赋（代自序）

（一）

孙子兵法十三篇，古今中外万口传。
读其书以说其世，知其然及所以然。
言之于齐修战策，明之吴越把书献。
作者孙武系与梓，山东广饶故乐安。

（二）

学术殿堂肯登攀，百家争鸣上讲坛。
都云孙子博精深，各抒己见多开阐。
沽名钓誉不足取，实事求是做模范。
智者千虑亦有失，愚公一得天地宽。

赵金炎



二〇〇三年九月五日

作者手迹

目 录

乐安孙氏的始祖孙书(1988年5月)	(1)
著名的军事学家孙武(1989年2月)	(6)
杰出的军事家孙臆(1989年10月)	(13)
“一门六将”与乐安孙氏郡望的由来(1990年12月)	(29)
军科院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会给中共山东省委 宣传部的信件驳议(1991年4月21日)	(36)
与郭化若同志商榷一、二个问题(1993年6月22日)	(46)
乐安孙氏世系溯源与补遗(1996年7月)	(55)
青州乐安郡太守(督军)名录(1998年10月)	(62)
孙武故里新考(2000年4月18日)	(65)
孙武故里广饶举证(2000年4月)	(70)
致惠民县刘沛然先生(2000年4月28日)	(84)
再致刘沛然先生(2000年5月21日)	(88)
三致刘沛然先生(2000年6月6日)	(95)
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 ——由点错一个标点引起的(2002年1月)	(101)

《孙武研究新探》读后	
——致陆允昌同志(2002年9月4日)·····	(110)
致军事科学院院长、政委及各位首长	
(2003年5月22日)·····	(118)
附:广饶孙武故里情况汇报·····	(120)
致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及姚部长、洪主任	
(2003年7月21日)·····	(127)

乐安孙氏的始祖孙书

(1988年5月)

孙书,字子占,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人。其生卒年月无考,大约活动于春秋末之齐景公杵臼(chù jiù)执政时期,为齐国大夫(率兵打仗既为将军)。因为他在率师伐莒之战中立有大功,名显齐邦,齐景公便让其食采(即居住生活)于乐安(今广饶县花官乡草桥村有其遗址),成为乐安孙氏的始祖。

孙书本姓田,田氏又来源于陈〔妫(guī)姓〕。陈国国君厉公佗(tuó)之子陈完,与太子御寇交情至深。御寇被杀后,陈完“恐祸及己”,遂于陈宣公二十一年即齐桓公十四年(前672),从陈国奔往齐国。齐桓公想让他为上卿大夫,陈完却推辞说:“羈(jī)旅之臣,不敢当高位。”齐桓公就让其担任“工正”(负责齐国建筑的大匠长官)之职,并封田给他。陈完由此改陈氏为田氏。田完死后,谥(shì)号敬仲。

田敬仲完之子名叫穉(xī)孟夷。田穉孟夷生湣(mǐn)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事齐庄公。田文子须无生桓子无宇,亦事齐庄公。田无宇有力,受到齐庄公的

宠(chǒng)爱和器重,被封采于齐国的莒邑(今广饶地,与乐安同一地面,清代在此出土过齐币莒刀)。田无宇年迈而想退老于莒邑,但未能如愿,被齐景公又徙封到高唐去了。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新唐书·宰相世系》和《古今姓氏书辨证》载,田无宇有4个儿子:田开(武子)、田乞(厘子)、田常、田书。

其中田开、田常没有官职,都是平民布衣〔田氏之裔不一定都当官,如《史记》称“司马穰苴(rángjū)者,田完之苗裔也。田氏庶孽(niè)”〕。说明他在担任司马之前,也是庶出的平民布衣〕。田开一生主要活动在柏寝台〔此台又称桓公台,为齐桓公所建,齐景公重新修葺(róng)。台址在今广饶县花官乡桓台村,因之而立村〕,曾为齐景公登台而鼓琴,成为当地有名的“乐师”。《晏子春秋》云:柏寝台上的庙室葺新后,齐景公与齐相晏婴一起登台,发现其正室在西,称为‘室夕’。齐景公问道:“立室何为夕?”这时,师开(乐师田开的合称)鼓琴“左抚宫,右弹商”(宫、商是音调),并对齐景公说:音有高低,“西方之声扬(即高),东方之声薄(即低)”,“室夕”的乐曲犹如济水之由西向东、从高到低流入渤海。晏婴则从另一方面对齐景公解释说:“朝为东方,夕为西方。周之建国,国都在西方。齐为侯国,在东方。所建‘室夕’,就是要面向西方(周天子)祀拜,以尊周也”。

田乞为齐国大夫,先事齐景公,后为齐悼公(阳生)相。他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于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由此,田氏深得齐国众心,宗族益强。田乞有9个儿子:田(陈)瓘(guàn,字子玉)、成子恒、昭子庄、简子齿、宣子来、穆子安、廪丘子意兹、芒子盈、惠子得等。其中田恒(后人抄印书籍因避讳汉文帝刘恒、唐穆宗李恒和宋真宗赵恒之名,便将田恒改为田常。这就使人容易与他的叔父田常的名字相混淆,实则各有其人)最为显达。他重修其父之政,继续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进一步收买民心。直到齐简公被杀、平公(简公弟骞,音 ào)即位,田恒成为齐相。田恒有70多个儿子。他死后,其子襄子盘代立,为齐宣公相。这时,原来的姜齐,国柄完全掌握在田氏家族手里,政治上已为田齐所替代。

田书亦为齐国大夫,齐景公赐他姓孙,并命他去征伐莒国。在先秦,赐姓、封地已有其先例,如《春秋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秋七月,魏献子问于蔡墨,蔡墨说:“昔有颺(yáng)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鬲(zōng)川。”在先秦,诸侯之间征伐,大都懂得战前“励士”的作用。为了鼓励征战,誓立战功,增强其斗志和士气,国君对其将士往往在战前采取某些“激励”措施(包括对其赐姓、任将等),以励其为战争卖命,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如《史记》上说:吴王阖闾(hé lú)在未任命孙武为将军之前,就称孙武“寡人

已知将军能用兵矣。”毫无例外，田书在伐莒之前，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命他为先锋主将，以示对他器重和厚爱，其目的是为了让他打好伐莒之战。《春秋左传》载，齐景公二十五年（前 523）秋，齐王命高发帅师、孙书为主将去伐莒，莒子庚舆（gēng yú，即莒共公）被吓得逃往纪鄆（jǐ zhāng，莒国的一个城邑），又使孙书率师到纪鄆伐之。孙书了解到：莒国有的妇人，其丈夫被莒子杀死，自己成了寡妇，年纪大了，还逼迫她们到纪鄆去纺织布帛，度其残生。孙书就让这些妇人作为内应，协助拔城。

孙书率师至其城下，到了夜间，这些孤寡妇人就把其纺织的布帛从城墙上垂放下来让齐师“夜缒（zhuì）而登”。

齐师有 60 个兵士登上纪鄆城，她们垂放的布帛就用完了。这时，城下的齐师喧声震天，城上的人也嚷成一片。莒共公更害怕了，遂急忙启开城西门逃匿。七月丙子日，齐师进入纪鄆城。这就是孙书伐莒之战的基本经过。

孙书伐莒胜利、班师回齐后，齐景公很高兴，就让他食采于乐安（《宰相世系》称“田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但《左传》记载的伐莒中已有“孙书”之姓名，不存在其战中或战后赐姓问题，故在此以伐莒之前、后联系为一体，称其为战前“赐姓”、战后“食采”更为妥帖）。孙书的儿子孙凭，字起宗，亦为齐

卿。孙凭之子叫孙武，字长卿（《孙子兵法》作者），未仕。《礼记·礼运》上说，先秦制度规定：“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孙书、孙凭、孙武之祖孙三代在齐国乐安食采而聚族而居，成为乐安孙氏的始创宗祖。

那么，什么是“封采”？什么是“食采”？“封采”与“食采”是两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封采”是指某一个人当辈子被封爵受禄的事；而“食采”（又称“食邑”）则是某一个人有了被封之采邑后，其子孙在其采邑居住生活的地方。“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就是这个意思。《玉篇》释：“处”为“居也”；《辞典》释：“处”是“地方、住处”。如《三国志》载：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胜之子刘贞在元狩(shòu)六年(前 117)被封为陆城侯，其食邑在涿(zhuō)县(今河北涿州市)。刘备幼年在此食邑地居住生活，故称刘备为涿县人。乐安孙氏之族与此相类，孙凭、孙武是孙书的子孙，其食采地在齐国乐安(今广饶)，所以说他们是齐国乐安人。相传，孙书、孙凭死后分别葬于乐安故城南 6 里处即济水南之“大顶子”和“小顶子”。

著名的军事学家孙武

(1989年2月)

孙武，史称孙子，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城北10公里外之济水旁草桥村有其故城遗址)人。齐庄公二年(前552)生(与孔子同时代，仅比其长一岁)。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大军事学家。他所撰著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历代兵家和学者的推崇。孙武的祖父孙书，本姓田，齐国大夫，是田完的后裔、田无宇之子。齐景公二十五年(前523)，齐王命他率师伐莒，被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先秦有赐姓、封地之例，如《春秋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说：“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封诸鬲(zōng)川”〕。《礼记·礼运》规定：“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孙武的父亲孙凭，后为齐卿。民国七年(1918)编修的《乐安县志》和二十五年(1936)《续修广饶县志》，其《人物志》中均载：“孙子，各书谓武，齐人，而田氏族属。祖书，以功赐姓，食采乐安。此地以乐安名而见于载籍之最古者，事尤前于汉之以乐安名国、名郡，则元(原)之用以名今县所

属，或亦有因。推是，则武或邑人。即降而原其始末，抑寓贤外徙之例也。”这是山东“九州十府一百零八县”之历代所修“方志”中唯一记载孙武乡籍的史料。孙武既生长在此地的贵族之家、将卿之后。

孙武的伯祖父叫田开，是个“乐师”，居住在柏寝台（今广饶城东北 13 公里之桓台村有此台遗迹），曾为齐景公及其相卿大夫登台而抚琴奏乐。孙武的族人司马田穰苴（家在广饶之司马田村今简称“司田村”，相传因其而立村），本是田完后裔之庶出的平民布衣，但他有谋略，“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由齐相晏婴推荐、被齐景公命为将军，以抗御燕、晋之兵有功，尊称为大司马。自此，田氏（含孙氏）日益尊于齐。

这时，对田氏本来就有氏族间矛盾的鲍氏、高氏、国氏之徒，极力向齐景公谗（zèn）言以诬害田氏。齐景公昏庸无道，黜（chù）退了田穰苴的司马将军之职，司马田穰苴因之而发疾致死。此次田、鲍等四族之乱，对田氏族打击很大，田乞（亦是孙武的伯祖）、田豹之徒由此而怨恨齐王及鲍、高、国三氏。作为与田氏同族的孙氏自然是悲愤填膺。因此，孙武毅然携带其所著的兵法并率其中子孙明（孙武有三个儿子：孙驰、孙明、孙敌），于齐景公三十六年即吴王阖闾三年（前 512）从齐国乐安乘舟顺济水（今小清河）经济南东（孙武私人印丢在此岸边，清代孙星衍对其有考证）奔往吴国。

孙武到吴国后，向吴王阖闾晋献其兵法十三篇。吴王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孙武说：“可以”。用其宫中爱姬（因不听约束被孙武令斩其二）、美女小试勒兵毕，阖闾知孙武能用兵，卒以为将。

吴王与孙武还有一段关于“晋国六将军”的对话叫做《吴问》，进一步证实孙武是在公元前 512 年奔吴为将的。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其《吴问》汉简佚文称：“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晋六将军是指私分晋室、政出多门的韩、赵、魏、范、中行、知等六卿大夫。晋顷公十二年即吴王阖闾元年（前 514），晋六卿益强，在其贾辛、司马乌、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司马弥牟、孟丙、乐霄、僚安等 10 大夫中，六卿之庶子就占有 4 人。诸侯对晋国六卿的政治前途极为关注。《春秋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前 513）年十月，蔡史墨首先提出：“范氏、中行氏其亡乎？……易之亡也。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之语。其次才是《吴问》。《吴问》的时间显然是在公元前 513 年冬天之后，而不会在此之前。所以说孙武于公元前 512 年奔吴为将，是信而有征的。这与《史记》之《吴太伯世家》和《伍子胥传》首记“阖闾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pǐ）伐楚。欲至郢（yǐng，楚国国都）。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完全吻合。《礼记·曲礼》规定：“四十曰强，而

仕。”吕氏注曰：“古者，四十始命之仕。方可用则使之仕，德成乃命为大夫也。”由此可知，公元前 512 年孙武从齐国乐安奔吴为将（即卿大夫）时的年龄是 40 岁，并由此推算出他的生年是在公元前 552 年。

阖闾九年（前 506），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伍子胥、孙武答曰：“楚将囊（náng）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阖闾听之，悉兴师与唐、蔡伐楚，与楚夹汉水而陈（zhèn，同阵）。吴王之弟夫概将兵请从，王不听，遂以其属五千人击楚将子常，子常败走奔郑。于是，吴师乘胜而前，五战五胜，遂至郢。

孙武伐楚胜利后，他的名字竟销声匿迹了。只有《越绝书》称：“吴县巫门外大冢，吴王客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其他史籍中却很少提及。

人们从孙武向吴王献的兵法之言论中发现，他销声匿迹的原因，不在于伐楚（其同道伍子胥曾鞭楚平王尸以报私仇），也不在于因斩吴王爱姬而怕遭报复。而是在其对越国“是和是战”之战略上与吴王意见相左引起的。

孙武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对战争的对象（敌、我、友），战争的方向（主与次）等无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在向吴王晋献兵法时，就已对吴王阐明：“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九变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yùn）而致战”（《火攻篇》）。在对楚、对越的关系

上,他分别制定了“一战一和”之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战略。对楚进行攻伐,直至入郢;对越则进行团结,“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他对吴王劝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xī)益于胜哉?……敌虽众,可使无斗”(《虚实篇》),“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九地篇》)。但吴王不听其劝,仍坚持伐越(《春秋左传》载:公元前509年夏“吴伐越”)。由此可以看出,孙武的战略意图是打楚不打越;而吴王阖闾对越则是积怨成仇,以怒兴师,一味主战。

意见的分歧,使孙武的计策难以为用。孙武曾有言在先:“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篇》)。他这一“齐人”的倔强性格,导致其伐楚胜利后必然“去之”而销声匿迹。吴国形势的发展,亦正如孙武所预料的那样,“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阖闾十九年(前496)再次进行“吴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槁(zǎo)李。……伤吴王阖闾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史记·吴太伯世家》)。

孙武“去之”即销声匿迹之后,并没有离开吴国,而是在他的封地富春即吴国近郊隐居下来,后死葬于此。但他的儿子孙明却没有在富春久居,而是又返回四北,到赵简子那里为臣去了。《吕氏春秋·似顺论第五》载:赵简子“将使人诛(尹)铎也。……孙明进谏曰:‘以臣私之,(尹)铎可赏也’。……于是乃以免难之赏,赏尹铎。”汉高诱

注：“尹铎者，赵简子家臣也。孙明，简子臣。”。其后孙臆生于阿、鄆之间，与此理相通。

孙武名垂千秋，其历史功绩不仅在佐吴伐楚胜利，而且主要在“世传其兵法”。《汉简》指出：《孙子兵法》五千言是“明之吴越，言之于齐”。就是说，孙武的兵法虽然是向吴王晋献后面面世的，但它却是在齐国居住时编著完成的。

孙武生长在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的贵族之家、将卿之后，自然要受到齐国社会环境和齐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他有条件通过家传而接触和参阅齐国收集到的各种军事文献和有关战争的记录资料（如《孙子兵法》中的“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之语，显然是取自族人田穰苴的《司马兵法》）；也有条件聆听到齐国将卿、大夫们论政论兵的声音（如《吴问》中的“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之“厚爱其民”的分析和问答，显然是借鉴和发挥了晏婴在柏寝台上与齐景公“将谁有此乎”之问答和其伯祖田乞“大斗出、小斗收”之“厚爱其民”之说）；加上孙武受其良好的家教指导和自己渊博的才识，在齐国完成《孙子兵法》之巨作是必然的。

《孙子兵法》是齐文化的结晶，深得辩证法之精髓。孙武用发展的观点、变化的观点和全面地看问题的观点以指导战争和发展军事学说。毛泽东同志曾评论孙武说：“孙子不简单，用兵不教条。大千世界，千变万化，哪